

作品

迟子建

名家
精作
华本



精 华 本

迟子建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名家
名作

精华本

迟子建作品

迟子建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迟子建作品精华本 / 迟子建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354-9020-9

I. ①迟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7230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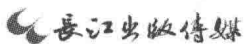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杜东辉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邱莉 胡丽平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毫米×970毫米

1/16 印张: 19.5 插页: 4页

版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47千字

定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心在千山外（代序）

迟子建

在中国的北部边陲，也就是我的故乡大兴安岭，生活着一支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人。他们住在夜晚时可以看见星星的“撮罗子”里，食兽肉，穿兽皮。驯鹿去哪里觅食，他们就会跟着到哪里。漫漫长冬时，他们三四天就得进行一次搬迁，而夏季在一个营地至多也不过停留半个月。那里的每一道山梁都留下了他们和驯鹿的足迹。

由于自然生态的退化，这支部落在山林中的生活越来越艰难。驯鹿可食的苔藓逐年减少，猎物也越来越稀少。三年前，他们不得不下山定居。但他们下山后却适应不了现代生活，于是，又一批批地陆续回归山林。

去年八月，我追踪他们的足迹，来到他们生活的营地，对他们进行采访。其中一个老萨满的命运引起了巨大的情感震荡。

萨满在这部落里就是医生的角色。他们为人除病不是用药物，而是通过与神灵的沟通，来治疗人的疾病。不论男女，都可成为萨满。他们在成为萨满前，会表现出一些与常人不一样的举止，展现出他们的神力。比如他们可以光着脚在雪地上奔跑，而脚却不会被冻伤；他们连续十几天不吃不喝，却能精力充沛地狩猎；他们可以用舌头触碰烧得滚烫的铁块，却不会留有任何伤痕。这说明，他们身上附着神力了。他们为人治病，借助的就是这种神力。而那些被救治的，往往都是病入膏肓的人。萨满在为人治病前，要披挂上神衣、神帽和神裙，还要宰杀驯鹿献祭给神灵，祈求神灵附体。这个仪式被称为“跳神”。萨满在跳神时手持神鼓，他们可以在舞蹈和歌唱声中让一个人起死回生。

我要说的这个萨满，已经去世了。她是这支放养驯鹿的鄂温克部落的最后一个萨满。她一生有很多孩子，可这些孩子往往在她跳神时猝死。她在第一次失去孩子的时候，就得到了神灵的谕示。那就是说

她救了不该救的人，所以她的孩子将作为替代品被神灵取走，可是她并未因此而放弃治病救人。就这样，她一生救了无数的人，她多半的孩子却因此而过早地离世，可她并未因此而悔恨。我觉得她悲壮而凄美的一生深刻地体现出了人的梦想与现实的冲突。治病救人对于一个萨满来讲，是她的天职，也是她的宗教。当这种天职在现实中损及她个人的爱时，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——也就是“大爱”。而真正超越了污浊而残忍的现实的梦想，是人类渴望达到的圣境。这个萨满用她那颗大度、善良而又悲悯的心达到了。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，她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杰作。我在长篇小说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，把这个萨满的命运作为了一条主线。

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，就是这种经过了现实千万次的“炼狱”，抵达了真正梦想之境的史诗。一个作家要有伟大的胸怀和眼光，这样才可以有非凡的想象力和洞察力。我们不可能走遍世界，但我们的心总在路上，这样你即使身居陋室，心却能在千山外！最可怕的是，身体在路上，心却在牢笼中！

2005年10月4日于美国爱荷华

(注：此文为《今天》杂志“漫谈伟大的小说”笔谈)

迟子建作品

目 录

短 篇

到处人间烟火 · 3

鱼 骨 · 14

罗索河瘟疫 · 23

盲人报摊 · 34

逝 川 · 46

亲亲土豆 · 58

腊月宰猪 · 74

月白色的路障 · 88

门镜外的楼道 · 101

一匹马两个人 · 117

蒲草灯 · 132

雪窗帘 · 148

中 篇

日落碗窑 · 161

观彗记 · 206

草地上的云朵 · 256

迟子建出版作品目录 · 302

迟子建作品

名家
精·华·本
群

短篇

到处人间烟火

祖母的脸一绷，往日的慈祥劲就像粉色的蚯蚓一样钻进老迈了的皮肉中去，面上只给人一种受过大难或大难将发生的感觉。孩子想对她说：祖母皱脸比菜团子发霉还要难看。

可孩子不敢说。

这是腊月二十九，明儿就该穿新衣、贴春联、吃年夜饭、磕头拜年了。岁岁如此，今年也不会例外。当院中高挑的红灯笼像颗熟透的野草莓一样发出甜香的光辉时，点点星光就会穿过祝福的轻烟照临到窗户上，印下一片柔和与安详的光影。而家家的门槛在子夜时分就招迎了半村子的人，有人跪在那上面叩头，有人把鞋底的雪花往它身上磕，门槛在那一刻不知被磨掉了几层皮、折腾掉了几斤肉。

祖母把垛在箱子上的被褥一件件搬到炕上，开始从裤腰带上解钥匙。那把大锁黑沉沉的，所以铜钥匙也就格外地沉甸甸。孩子知道，他每年一次的“悔过”活动就要开始了。

他并不紧张和害怕。

窗外的雪花飘拂了一整天，不该白的地方被漂白了，该白的地方就更白了。比方说园子中的垄台，只要是有一些怂恻的风吹来，那上面的雪花就会投进垄沟的怀抱去。可现在一丝风没有，雪花是在平静中悄吟着，因而垄台也就淡淡地白着一层，细细腻腻的，很让人欢喜。

可院子却不那么白了。这主要是由于妈妈的双脚为着忙年而在它上面趟来趟去的缘故。好好的雪被踩出了许多船形的脚窝，露出黑森森的地皮来。但过不多久，雪花又会把这黑森森的地皮撒上一点点白，让它渐渐地变成赭黄、灰白直至银白了。

妈妈又从雪地上趟过去，到仓房送该冻的东西，然后再取回一些过年需用的——比如说香案，那种枣木做的紫檀色香案，就该把它请进屋来，用香胰子打打它身上的土灰气，好恭恭敬敬地敬祖宗了。

妈妈送进仓房的是热气腾腾的粘豆包，出来时就怀抱着香案。孩子为自己的预料得以兑现而暗喜，又为妈妈重复着往年的一切而感到有点不快。去年、前年、大前年都是这样子，只不过天空有时飞雪，有时不飘雪罢了。

年就是这样，盼望是新的，可过的却总是旧的。

祖母已经把箱子中的黑皮鞭抓在手中了。这大概是曾祖父时留下来的“家宝”。曾祖父是大地主，这皮鞭不知抽过多少穷人的皮肉。可到了祖父时，鞭子就不那么威风了。不安分的祖父不守着家产过日子，却非要干点出人头地的事业，不料入错了队伍，不但没有使子孙后代显赫起来，反倒拖累了一家子人，最后被囚死在狱中。那鞭子只配祖母放猪了。到了父亲去世后的这些年，祖母却突发异想，每年都要提起鞭子来，教训一通子孙。孩子想，祖母是以着过年的名义来发泄她没当成地主婆的一点点怨气吧。

祖母威严地转过身，像泥塑一样端坐在炕沿。她灰色的大襟肥肥大大地垂落下来，两条腿尽量地往屁股底下盘，那根皮鞭却像冻僵的蛇一样吊着。

孩子知道他如果不马上跪下，祖母就会沉重而怨愤地说句：“保柱，你悔不悔？”

祖母的声音想必和去年一样，所以孩子不等祖母发话，就乖乖地从窗前走过去，熟练地跪在祖母面前，听候发落。

房门“吱吱扭扭”地响了，寒风白晃晃地掠进屋子来。妈妈嘶嘶哈哈地把香案放在外屋地，说着“冻死人了”，便笑出了声。

祖母正被孙子一反往年的规矩而先跪于地着恼，又恰恰听了儿媳的笑，只差没把眼珠气得抖出来。她先是冲外屋尖利地喊了一大嗓子：“下雪天咋还冷得你一惊一乍？”待儿媳的笑声戛然死灭，听得见她用刷子洗香案的“刷刷”声时，她又接着余怒未消地冲孙子嚷：

“起来，重跪！”

“奶奶，我跪得和去年一样。”

“跳蚤还坐了龙位——真是没了王法！”祖母吆喝着，从炕上旋风一样地卷过来，扬起鞭子，猛地抽了一下孩子的屁股。

孩子惊叫一声，身子前扑在地上，但很快又直起了腰，可满面却

都是泪痕了。

孩子的妈妈听着叫声，丢下手中的活，倚在屋门口，双手失望地扶住门框，嘴里喃喃着“保柱快悔过”，眼神却不满地刺向婆婆。婆婆觉出了儿媳的怨气，心里想着“煞煞小媳妇的威风”，嘴里的话就出来了：

“什么事都要有个规矩，男女有别，老少有别，祖宗就是祖宗，倒还成了孙子不成？”

儿媳听了此言，心中万般不快，嘴里却仍要说着“保柱还不悔过”，而且面上还得挤着笑。

祖母此刻便挽回了“面子”，透透地出了一口长气，吩咐儿媳：“把仓房的竹凳子拿来。”

儿媳小心地叹口气，鼓着嘴去仓房里找竹凳。孩子趁这静穆的一刻擦了擦眼泪，并且把鼻涕吃进了肚子。祖母有点心疼孙子了，但她这一刻却不能疼他，因为一年就这么一次“家教”，她不能失了当老辈人的尊严。

儿媳搬进了竹凳，丢在火墙边。竹凳立刻就染了一层白霜，白霜又立刻化成了细密的水珠。

“娘，要擦一擦么？”

“不要了。你把它搬到保柱面前。”

儿媳依照了吩咐。

“保柱，你跪上去。”祖母的皮鞭晃了晃。

竹凳小小的，面积还没有狗腩大，要把腿跪在上面，实在是又硌又紧张。半截小腿要平平地悠在空中，如果跪上个把小时，非要把孩子憋屈坏了不可。儿媳看着孩子一年来长得更长了的腿，面露难色。

“娘，这竹凳有些跪不住了，孩子的腿长长了。”

“嗯，你忙你的去，大过年的，话这般多。”祖母打发掉了儿媳，就让孩子跪上去。孩子一跪上去，就“哇啦哇啦”地“悔过”了。

他说他有一天放鹅时把鹅屁股上的毛拔下了一根，送给邻居家玲玲了，后来玲玲就把鹅毛插在了她姥姥的烟管箩上；他说夏天的时候捉住了两只青蛙，他把它们扣在碗底下，后来青蛙死了；他还说一入冬他和同学打过一次架，骂了好几声“操你妈”。

祖母听着，绷紧的皮肉渐渐松弛下来，而且嘴角也隐隐地泛着笑意了：

“你悔不悔？”

“我悔。”

“你还做不做？”

“不做了。”

“那明年你要怎么着？”

“听奶奶的话，听妈妈的话，听老师的话，不打仗，不骂人，不杀生，不撒谎。”

祖母笑了：“下来吧。”

鞭子就“刀枪入库”，孩子也“马放南山”。祖母畅快地“嗨”了一声，就从箱子里面往外折腾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这些死人的遗像了。

腊月二十九有了一顿鞭答，祖母似乎才心安理得。可孩子却不然了，无端地受了委屈，还不得申辩，又要在大年三十高高兴兴地说一些祖母教给的吉利话，这年过得怎么会痛快。

他又站到窗前，望窗外的雪花了。祖母常说“瑞雪兆丰年”，雪是“瑞雪”，但不见得就有丰年。妈妈的手指因着劳碌而裂了口子，家却未因此而发起来。园子里种的菜总是那么几样，人吃、猪吃、鸡也吃，偶尔卖一点小菜，换了点零用钱，才使得家里能够奢侈几天。

没有男人的日子是难过，孩子突然想父亲了。

天色不明朗了，暮色醞醞地漫在山坡和沟谷，雪依然在慢条斯理地下着。以往这个时刻，只要是没有风雪，你便可用眼睛在西边天找出一些紫色的晚霞。紫色的淡了之后，你又可看到几团深红或淡粉停在那儿。最后，深红和淡粉又都失了春色似的，与强大的暮色结合，融为一大块暗蓝的天，进入深沉的睡眠。

晚饭吃的是大米粥泡煎饼，孩子吃了几口，就住了筷子，没精打采地离开饭桌。祖母见了，用筷子敲着桌子说：

“放了这么多香油的咸菜，倒败了你的胃口？”

孩子不言语，神色有点凄惶。儿媳见了，悄言悄语地说：

“他累了，让他睡去，明天一早好起来放爆仗。”

“嗯，他也没干活，跪竹凳子还能累着吗？”祖母说着话，眼睛朝

窗外瞟了一下。这一瞟，就瞟见了一个人影。她的目光马上转移到儿媳身上，说：

“没干正事倒还有闲心睡觉！”

她说得恶狠狠的，似乎另有所指。果然门就开了，进来的不只是庞大天一人，还有他那条狗。

“年忙完了？”庞大天没有注意老太太的不悦。

“就这么回事。一年到头，大年三十晚上才算清闲一会儿。”儿媳的脸微微红了。

“大娘的身子骨还硬实？”

“嗯，死不了呢，一天到晚的能吃能喝。”祖母撂下筷子，看着在盘子边逡巡而却不吃盘中物的猫说：

“家食不吃，出外倒打野食吃，孽障！”

说完，她用爆了皮的手掸了一下猫，猫便倏地跳到柜上，歪着脖子圆睁着一双晶亮的眼睛瞧起大家来。大概自古就有“猫狗犯相”之说吧，庞大天家的狗对着猫直汪汪，而猫也气得“呼呼”地叫着，一派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。保柱知道庞大天一来，祖母就不高兴。祖母一不高兴，就要指鸡骂狗。

庞大天的老婆瘫了十几年了。庞大天一直伺候着她，落下个“模范丈夫”的好名。他们家是五好家庭，先进事迹还上过报纸呢。可这一二年来，庞大天的老婆却疯了。她整日地哭和唱，连头发都得庞大天给梳。他们家的女孩子，已经十一岁了，常常被她妈把头发揪得一绺一绺的，脸上、胳膊上、腿上也往往淤着几块青迹。孩子不止一次哭着跟爸爸说：“妈妈怎么这么狠心哪。”

庞大天有苦水只好往肚子里咽。他是“模范丈夫”，一村子的人都瞅着他呢。

祖母偏着腿下了炕，到外屋地忙捣了一阵，一会就用一张旧报纸包着一些香椿菜进来了：

“把这带给媳妇吃吧。一个有病的人，要好好体恤才是。”

香椿菜是远在他乡的亲戚寄来的，祖母最爱吃它了。祖母这一着果然灵，庞大天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接过，并且打算着回家了。可祖母却仍不放心，她又告诫着：

“媳妇动不得身，该做的就别客气。要是不愿意做，就呆在家里好好地忙年吧，孩子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嗯。”庞大天答应着，偷眼觑了一下保柱妈。保柱妈口中道着“慢走”，低眉顺眼地替他打开门，连他和狗一起放出去了。

祖母又是一口长气吐出，而且尽量挺直了腰。

大年三十的早晨果然停了雪，一村子都白茫茫的。太阳当空照，很是刺人的眼睛。家家户户都在清理院子中的积雪。有的不畏辛苦地用爬犁往外装，让院子平平展展地露出干爽的土色来，也有的只打出窄窄的一条路来，路两侧依旧堆着蓬松且高傲的积雪。

春联是非贴不可的了，而且越早贴越好。通常是一家里两个人联合着，一个刷浆子一个往上贴。有时浆子一刷上，就立时冻了，贴时很困难，所以非要眼疾手快不可。

最有趣的要数挂灯笼。灯笼的种类多了，宫灯、莲花灯、西瓜灯、走马灯等等，一般以红色的为主。灯笼的下面飘着长长的五颜六色的穗子，像碎裂了的彩虹一样。

孩子已经穿扮好了新衣，祖母在他的挎兜里装满了糖和瓜子。媳妇前脚提灯走着，孩子在后跟着，祖母在紧后面尾随，一家子人都准备出来看灯。

“保柱你拉紧绳，千万别松了劲。”媳妇把灯笼挂在铁钩上。

孩子答应着，叉开脚左右开弓地拽起绳子。走马灯徐徐升向空中，迎着风转得像条蛟龙。灯是祖母做的，祖母就笑得小女孩一样“咯咯”响。媳妇说句“娘，这灯做得好俊”，祖母的神色就更为开朗，而且声音也愈加地响了：“风轮磨得不很好，要不，会更带劲呢。”

一家人就欢喜起来，欢喜得忘记了昨日的皮鞭和难人的“悔过”。孩子是最容易忘却忧愁的，只要有值得高兴的事。而祖母是因着孙子和儿媳妇的高兴而高兴。这一刻，她可以说是满面慈祥了。

家庭也许就是这个样子，喜喜恼恼，怒怒怨怨，总有不遂人意的日子。

老少三代看够了灯，便都觉得身上寒冷。儿媳天生一副瓷人像，一受了冷，脸蛋就像抹了胭脂，粉嘟嘟的像桃花开了。祖母是不欢喜儿媳脸上的这种桃花色的。她总认为是儿媳的仙女般的俊俏克死了儿

子，还揣测这桃红色是和其他男人淫恶的预兆。这使她略略有些不快，但转面一想，除夕就是图个喜气，儿媳这样子也怪惹人怜爱，于是就招手说：

“回屋暖暖，再站一会就成紫茄子色了。”

儿媳笑了，孩子就趁着这融洽的气氛，进屋拿来一些散爆竹，准备着到别人家找同班的孩子去玩。

除夕的一整个白天都在安安稳稳、和和乐乐中打发掉了。

天黑之后，家家的灯笼都点了起来，爆竹声也稀稀落落地响了。有冻了冰灯的人家，就在大门两侧一左一右地放稳两个木头墩，冰灯就坐在那上面。灯里面烧着红烛，明晃晃的，像红孩子在水晶宫里面舞蹈。祖母常说“傻子放炮，尖子听响”这样的话，所以，她已经挽好了疙瘩髻，到有钱的人家去看花了。

媳妇知道“人穷不能志短”的道理，虽然孩子的祖母也常说这话。但一到了兴头上，什么都忘了。老太太喜好看烟火，尤其喜好俗称“钻天猴”的那种五色烟火。一看起来，精神头就来了，双手抄着袄袖，可脖子却尽量仰着，孩子一般天真。看的时候，她不凑进人群里，而只是站在院外的样子垛边，生怕谁冲撞了她的快乐似的。

王金亭家的烟火放了好一气，祖母也就看满足了。满足后不由耸耸肩，跺跺脚上的雪，杳杳地朝家走。一进家院，就冷得打个尿战，便慌慌地进园子小手，出来时望了望灯笼里的蜡还有多长，估摸着还能点它一两个小时，也就放心地进屋了。

媳妇已经剁好了肉馅，正坐在镜子前梳妆。她穿上了一件洋红色的的确良袄罩，袄罩的扣子盘着金线，闪闪发光，耀得媳妇的脸神采飞扬。媳妇的丈夫过世已整三年，今年便可穿鲜亮些的衣物了，这样红的袄罩刺激了婆婆。她心下想：“媳妇倒是年轻，打扮起来就中看，忘男人也忘得快。”正在思想，媳妇就开口了：

“娘，回来了？”

“嗯，王金亭家就是趁钱，放了半箱子的烟火，不是大户人家真折腾不起。”

“看的人多吗？”

“嗯，有几十个。”

媳妇不再言语，祖母就去给香案插香了。

香案上供着孩子的曾祖父、祖父和父亲。曾祖父穿一件长袍，头发剪得整齐，富富态地坐在一把太师椅上，手中还提着一杆长烟袋。祖父的样子有点古怪，他穿着笔挺的军装，肩章上却拴着两朵绒线花，胡子蓄成八字，眼睛微斜，似笑非笑的神态。孩子的父亲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，他穿着粗布短褂，扣子没系，敞着怀，嘴笑着，眼睛也笑着。

祖母点着了香，拜了一下，就插在碗里。淡淡的轻烟弥漫起无边的香气，三位溘然已逝的人似乎在这香气中慢慢地坐起。祖母仇恨地看了一眼丈夫的遗像，喉咙有些哽，毕竟他的肩上还挂着她给他的两朵红绒花啊。祖母认为她的一生就毁在他手里。她本应该生活更体面、更阔绰、更受人尊敬一些的。

媳妇打扮好了，就开始拾掇屋子。她把炕擦得油光可鉴，免得婆婆会说灰大。抹完了炕，门就开了，保柱搓着手进来了。祖母赶紧替孩子焐焐手，然后推他到火墙边去暖暖身子。孩子暖着暖着就困了，歪在炕上便睡。媳妇赶紧拽过一只枕头来，为他脱了鞋。

“让他先睡去，要不就撑不到半夜吃年夜饭了。”婆婆对媳妇说。

孩子一睡，婆媳二人就觉得空空落落的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些话打发清闲，忙着做菜和包饺子。忙着忙着就忘了外面的灯笼该换蜡了，待媳妇出门抱柴时，惊叫了一声：

“灯笼着了！”

婆婆便也惊得一抖，忙不迭地跑到院子。灯笼已经烧了一会，当她们把它卸下来时，已经只剩一个乌黑的空架子了。婆婆心里悔得不得了，可嘴上却仍在说“火烧旺运”。没了灯笼，婆婆就用两个玻璃瓶沾了蜡，点着，摆在窗台上，因为没有光明的人家是请不到神的。

随着时针一点点地指向子夜，香案上的香火就更浓了一些。媳妇脱了袄罩，穿上一件水葱色的套头腈纶毛衣，她正准备着叫醒孩子，王金亭家里的就来了：

“除夕除夕，财神来到，我给你家送财神来了！”

说着，她把几条鲤鱼放到门口。

“这是干啥？家里都有，留着自个吃吧。”婆婆喜上眉梢，但嘴里

却照例客套着。

“呀，家里那几口人都是吃秀食的口，怎吃得了这些？不光是给你们家，全村子的人都有份呢。”

王金亭家里的有意无意叉起十指，把那一手的戒指明晃晃地显露出来，惊得婆婆大叫起来：

“这一手的镏子，值个万八千了吧？”

媳妇瞟了一眼婆婆，不冷不热地招呼客人打屋里头坐。王金亭家里的抹着鲜红的唇膏，脸上打着厚厚的香粉，粉红的缎子小袄，藏青色毛料裤子，很是眼人。当初，媳妇的娘家就要把女儿嫁给王金亭，可她不愿意。王金亭倒腾买卖，不知昧了多少良心，她看不起他，并且相信命运总有一天会报复他们。

“要是不坐，我也不让了。”媳妇不卑不亢地提起门口的几条鱼，“财神不是送来的，该是自己请来的。你的好意我们领了，鱼还是拿回去吧。”

王金亭家里的不言语，但嘴里却挂着讥讽的笑。婆婆生怕得罪了人家，连连说着亲热话。

待客人一走，媳妇就和婆婆顶起嘴来，并且把鱼扔在大门口了。孩子被惊醒后，不知道妈妈和祖母究竟是为了什么翻脸，但闻得满村子爆竹声声，是除夕的时刻了。孩子觉得肚子饿了。

“你要嫌弃我，就走你的道。孩子是我们王家的根，我一个人带着！”

婆婆又恢复了威严，脸孔板得死死的，一副要和媳妇决裂的样子。媳妇不语，只是烧灶子准备煮饺子。香案上的香火烧净了，孩子赶紧告诉了祖母，祖母便麻利地再点上。

年夜饭还是吃了，吃时气氛也不乏融洽。媳妇心中纵然不快，但想着婆婆的遭遇，也就谅解了。

饭后桌子还没收拾净，拜年的人就络绎地来了。有知书达理的人就作揖为老太太祈求洪福，小孩子们则进了门槛就叩头。拜过了活人，还要拜死人。长辈的一般都凑到香案前，对着三张遗像鞠躬，斟些散酒，烧几支香。

一年过去，又一年来到了。祖母觉得疲乏，就先领孩子去睡了。